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三门党史资料

第四十一期

中共三门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

1987年9月

目 录

≈≈≈≈≈
《专 题》
《 》
《资 料》
≈≈≈≈≈

“铁流”部队在三门活动情况…… 志 贤

❖❖❖❖❖
❖ 党 史 人 物 ❖
❖❖❖❖❖

邬逸民简传 金 城

“铁流”部队在三门活动情况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共台属工委书记邵明同志率武工组及三门南田（现属象山县）周象银部三十余人，一举缴了国民党南田区署枪支，建立了党领导的台属武装——后称“铁流”部队。“铁流”部队在敌人追截围剿中发展壮大，经历千难万险，战斗在敌人后方，周旋于浙东浙南。创建一年半，与敌数十战，在台属开辟建立了广阔的游击区和敌后根据地，为台属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卓绝贡献。这支部队在参加解放三门亭旁战斗后，即提升为浙东主力。

“铁流”在三门创建，在三门“提升”，三门的土地上到处留有他们战斗足迹。在这支部队创建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根据“铁流”在三门活动战斗的部分散我原始记载和老同志的回忆资料，整理成篇，奉献大家，并致以纪念。

由于资料不全，限于篇幅，不能全面详情的反映“铁流”部队在三门战斗情况，其中缺漏和谬误处在所难免，敬请曾在“铁流”部队生活战斗过的老领导、老同志和知情者斧正。

南田举义旗 台属武装诞生

“我们在十月二十三日缴到轻机枪一挺，手提式二支，步枪十九支，已建立了一个部队”。这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日，中共台属工委书记邵明同志在亭旁山区写给浙东领导的信中一节，他们是在什么地方缴来枪支，建立起队伍的？这事要从中共浙东工委一九四七年二月在宁海召开的“梅花村会议”谈起。

一九四七年一月，“上海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浙东工委，并把武装斗争中心放在台属。二月，浙东工委在台属召开了干部会（即“梅花村”会议），研究了如何在台属开展武装斗争和发展游击武装。根据“梅花村”会议精神，中共台属工委领导，在三门、临海大石、双港等地多次组建游击武装均未获成功。消息传到四明。八月，上海党驻浙帮助工作的张瑞昌同志（顾德欢，后为浙东临委书记）来信指出：“我们要抓住一切有利条件，勿为一时困难乃至挫折而放松建立武装，发展游击战争，实事求是一步一步积蓄力量，及早创建一支小型基干武装。”“如果有三、四十人亦已不错”。根据这一指示，中共台工委书记邵明同志决定去南田，同周象银联系，把队伍拉起来。

南田是浙东沿海一个较大的岛屿，当时是三门县管辖下的一个区，区署设樊岙。周象银同志家就住在樊岙不远的南弄堂村。他兄弟多，家境贫寒，常受国民党乡保长的欺压。一九四一年日寇占领南田，肆行暴虐。周象银率邻里青年组织起抗日自卫武装，后任三门县抗日自卫大队分队长。一九四二年七月，国民党顽固派逮捕了中共三门特派员杨炎冥等领导同志，并严刑拷打。杨炎冥等同志威武不屈，在刑庭上宣传我党抗日立场，用大量事实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活动。周象银听后，受到很大教育，发现真正抗日的是共产党。于是就辞去分队长职务返回南田。抗战胜利，嵊县共产党员陆圣生不能随四明部队北撤，经组织批准，化名董方红隐蔽在南田。周与董经常相处，周多次谈起要拉部队投四明。董方红请示邵明（此时任嵊县中心县委书记）同志后，鼓励周拉起队伍。此后，周象银多次拉起队伍在海上活动，由于周的活动，严重影响石浦、南田一带地主、豪商的利益，遭到国民党三门县政府追捕通缉，部队都没有拉成。

功，一九四七年一月前后，邵明得知要调台属工作，就通知董方红带周象银在嵎县花田碰头，要周象银继续搞部队。并告诫周，部队一定要有群众支持，如果脱离群众，最后还是要失败。周象银回南田后，又组织了十几个人，但在一次敌人追捕中，周象银负了伤，队伍基本没有活动。一九四七年三、四月，邵明同志曾派人去联系了解了这一情况。

九月下旬，中共台工委书记邵明在三门枫坑（当时枫坑是我浙东党同上海党一个重要交通联络点）同许少春、林山、俞圣祺夫妇及三门县工委几个领导商量后，扮成商人亲自去南田与周象银接头。邵同周在南田会面后，周象银汇报了几次组织队伍失败经过，感到拉一部份人可以，枪支不好搞。并将南田区署敌人兵力等情况作了介绍，国民党南田区署有区自卫队三十余人，两挺机枪，两挺手提式、二、三十支步枪。自卫队员思想麻痹，纪律松弛。只要带些人枪来南田，缴区署武器不难。邵明同周象银研究后，决定打下南田区署，拉起武装，并约好日期，周派船去枫坑接邵明及武工组。

十月中旬，按预定日期，周象花、董方红驾船来海游港，接邵明及武工组王阿法、王蔚青、陶秀贤、鲁华等赴南田。他们与周象银部在南田坪岸头山洞会师。一番庆贺后，周象银介绍了最近了解的区署敌情，敌区署自卫队最麻痹的是每天午饭后，队员大多出去赌博、上街游荡，玩女人，只有少数的在队部睡觉。枪支没有专人看管，区署门口只有一个岗哨，并常和人闲聊，熟人进出十分随便。南田岛无我党活动，他们根本想不到会有人去缴他们的枪。根据摸得的情况，大家研究了攻打区署计划。认为只要抓准时机，部署周密，行动迅速，完全能取得缴枪胜利。

十月二十二日晚，邵明、周象银率三十余名队员转移到南弄堂宿营，准备转天樊岙集市去敌区署缴枪。二十三日清晨，一个警察向我队员周象发借赌博款时透露，区自卫队长李清富一早带18个队员，一挺机枪去鸭咀了情这一情况使部队有了争论，是否改变原计划，等这些自卫队员返回后多缴几支枪？邵明同志认为，不能再拖延时日，万一队伍暴露、不仅缴不到枪，队伍也不能立足。于是决定按原方案行动。

二十三日下午一时左右，部队化妆出发，有的挎着兰，有的担着柴，三三两两向樊岙区署走去，周象银兄弟周象发将枪夹在柴中先混进区署，周象高同敌岗哨闲聊，看后边队伍将到，乘其不便夺下岗哨枪枝。王阿法等见周家兄弟得手，立即冲进区署。在一片“缴枪不杀”的喊声中，区署里几个午睡的自卫队员尚睡眼朦胧，即做了俘虏。在后边午休的国民党南田区长戴家恩，看见情况不对，即翻墙逃跑，被周象发同志发现，一枪将其击毙在屋后田畍上。这次缴枪十分顺利，从冲进区署缴枪到撤离樊岙只用了一个钟头，共计缴获轻机枪一挺，手提式两支，步枪十余支及部分弹药，击毙区长戴家恩，处决了作恶多端的保长陈大陆和密探陈学才。部队无一伤亡。

樊岙区署缴枪后，部队又拉到四都乡收缴了乡公所枪支和海霸陈丽生家部分枪支。下午四时左右，部队到风门口（缺），群众闻悉周象银部打下了区署，担来老酒面干慰劳。饭后，部队分乘三只木帆船，避开水警队的追捕，至三门旗门港登陆。又经一天一夜曲折、而艰难行军，终于到达了亭旁山区。不久这支不到三十人的游击武装同三门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从此，党领导的台属游击武装正式诞生。这就是开头邵明同志信中说的经过。浙东党领导人张瑞昌听了汇报后，于一九

四七年十二月来信说：“你们这次起义，将在台属数百万人民的解放斗争中具有历史的意义。我们要代表党和浙东广大被压迫的贫苦人民，向你们的艰苦斗争精神致以感谢和敬意”。

据周象银、鲁华等同志回忆，参加这次缴枪的共有近三十人，这些人有的后来成为我军战将，有些光荣牺牲，也有的脱离了队伍……但他们是台属游击武装的创始者，我借此将他们（能回忆起的）名单录于后：

邵明（中共台属工委书记）

周象银（后为中共党员、大队长）王阿法、王蔚青、陶秀贤、鲁华、董方红（以上均为共产党员）

周象发、周象花、周象金、周象高、李昌根、朱阿福、泮新富、胡学来、胡昌福、陈阿香、袁祖春、杨登来、董阿陈、明华、周才红、周小月、汪宝玉、王亦林、小獭头（不知其名）、陈大明。（当事者仅回忆起以上廿七名，如有错漏，请来函补正）。

亭旁历艰难 里金突出重围

“十二月初五日，反动派调集专署、临、三、天、宁四县保警队、税警、水警、三门及临联防队共约三百余人，以分进合击战术，向我进攻。”这是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我们游击队突出敌人重兵包围后，邵明等同志在宁海境内向浙东临委的汇报情况。十二月初五是旧历，即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这次战斗发生在亭旁山区里金村，对整个游击部队来说。虽然是一次有大惊无大险的战斗，但却也到了九死一生的境地，而且牺牲了一个部队骨干。经过是这样的：

南田缴枪后，部队拉到亭旁山区。初期，也是这支部队最艰难时

刻。敌人的追截围剿（一日数次在亭旁山区巡查）；山区的群众还不知道这支是什么部队（认为是土匪，一靠近村庄即开枪）；部队内部思想不稳定（南田岛上来的部分战士认为整天东躲西藏，不如下海自由痛快，又不走路）。这些使部队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而最大的困难，还是解决部队粮食问题。部队昼伏夜行，住在深山老林，全靠亭旁少数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送食物、带路、传递情报。当时山区人民生活十分艰难，群众自己尚难果腹。要秘密筹办三、四十人的食物确是难之又难。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亭旁党组织，在金贤益同志带领下，他们节衣缩食，千方百计地为这支新生的部队搞粮食，送食物。金贤益同志把家藏的粮食送完后，还把田里的蕃茄、芋头都挖了送给部队，自己家里南瓜当饭，无钱买盐，他们毫无怨言，仍东借西赊搞来食物送给部队，部队同志尊敬地称金贤益同志为“五通队长”，这个名字在亭旁山区现在还流传着。在地下党帮助下，部队终于渡过这艰难岁月。不久部队同浙东党和部队取得了联系，浙东党领导来信指示：“坚决动员一部分优秀党员、好干部充实部队，动员一些水平较高的坚强的知识分子党员去加强部队的政治文化教育及随军地方工作。”根据这一指示，中共台工委从三门、宁海、临海等县先后抽调了梅茂苗、章宏吉、金贤益、杨民奎、童先林、叶荣、林山、金鹤鸣等一批党的领导骨干充实部队，部队的政治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接着浙东党组织和四明、会稽山等老根据地游击武装，不断来信鼓励和送来部分活动经费及药品等物资，部队生活得到了改善。这支队伍在亭旁山区经过一段时间流动及地下党组织宣传，山区群众看到游击队纪律严明（至今还流传着“三五”拔萝卜把钱留在窟内的故事）。对部队很有好感，军民关系密切起来了，部队再不需宿野外挨冻受饥。这支新生的队伍

逐渐站稳了脚跟，活动区域也日益扩大。

自南田缴枪后，台属敌人发现周家银在旗门港登陆，后又在珠岙出现过，就经常派兵到珠岙、亭旁一带山区进行搜剿。由于初期游击队活动比较隐蔽，并经常转移驻地，他们也摸不着这支部队踪迹。后来，当他们知道这支部队不是土匪，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三五”时，就不敢冒然到山区搜剿了。自从内战暴发以来，前线形势对国民党反动派越来越不利，而他们“大后方”却烽烟四起，我游击队活动十分活跃。为了确保他们统治区的安全，一九四八年初，浙江各地反动派纷纷召开“绥靖”会议，并调集大批军警对游击根据地进行“围剿”。国民党台州专署、抽调了临、三、天、宁保警等部三、四百人，采取层层包围，分进合击，绝其出路断其救济策略，大规模向我亭旁山区进犯，妄图将台属游击队消灭在亭旁山区。海游地下党组织获得敌人要“清剿”情报，立即报送三门县工委转送部队，三门枫坑陈毅夫先生及亭旁、临海等地党组织也送来类似情报。游击队领导接到这些情报，决定将部队转移到天、宁、新一带向四明靠拢。由于部队经过一阶段整训，战士情绪很高，经侦查，中门刘膺古（国民党集团军司令）家有不少新式长短枪和大量弹药。战士纷纷要求缴了枪再转移。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四日，部队分二路行动，一路去到刘膺古家缴枪，一路直抵坝头里金，准备在那里部队晚上聚餐后即转移。由于到刘家缴枪小组行动被发觉，枪支没有缴到。回到里金已是深夜，同志们十分疲劳。因此决定在里金住一个晚上再转移。为防发生意外，部队和衣休息，并多派了党员骨干在内外值岗查哨。一月十五日拂晓，部队山上岗哨发现在坝头方向有几个便衣侦察，不久芦田山方向响起了军号，敌人离里金不远了。里金村地处山谷下，地形很不利，部队一发现敌情，

邵明、周象银等领导即带领部队向村前山上冲，部队爬到半山，即被敌人发现，敌机枪猛烈向我扫射。章宏吉同志由于身体不好，在撤出途中被打伤，未撤上山岗即光荣牺牲。队伍冲上山头，同敌对峙约半个钟头，发现敌人向我包围过来。邵明、周象银等根据当地群众指点，即率部抢占了附近最高山头——鸣凤山岗。鸣凤山岗，山高路陡，易守难攻。岗南面有一高山，上面发现驻有土顽，但相距较远，对我没有威胁。东南方向未发现敌情，西北面集结很多敌人，但他们要进攻必须爬很陡山坡。由于事先敌人不知道游击队确切驻地，包围圈很大，他们要调集部队，所以没有马上发起进攻。同志们抽空在一老百姓家买来十几斤蕃茹丝分了充饥，立即作了战斗部署。由于部队弹药很少，许多同志未打过仗，为了有效地杀伤敌人，打垮他们的进攻，部队将仅有的一挺机枪放在西北方的要道口上。并组织周象花、金鹤鸣等好枪手多带几发子弹，分散在山岗前沿。下午二时左右，敌人向山顶发起进攻。在游击队战士准确射击下，敌人东躲西藏，不敢上冲，不久即抱头鼠窜退了下去。接着，敌人用猛烈机枪火力压制我机枪火力。并投入了更大的兵力向我阵地发起猛烈攻击。由于地形对我十分有利，敌人的强大火力仍伤不了我战士。而在我射手准确的射击下，敌人接二连三的倒下，被打伤的国民党士兵鬼哭狼嚎，严重影响了敌人军心。而我战士越战越勇，他们边向敌人准确射击，边高喊口号动摇敌人军心。在我战士准确射击和敌伤兵哭喊声中，敌兵动摇了，他们拉下被打死打伤的同伴，狼狈地退下山去。第二次敌人的冲锋被打垮后，我游击队战士斗志越来越旺，敌人军心已动摇。但敌人指挥官不甘心失败，仗着兵多武器好弹药足，下午四时，又一次向山顶发起进攻。这次敌人火力很猛，敌人迫击炮弹在山岗左右，前后落下。但上冲的士

兵却畏缩不前，不敢向上冲。根据敌兵畏惧心理，游击队一阵猛打，并高呼“冲啊！杀啊！”“缴枪不杀”等口号冲了下去。二、三十人的队伍，在敌人眼中变成了千军万马，他们被我军来势吓坏了，拔腿就往山下跑。敌人的最后一次冲锋又被彻底打垮了。天渐渐地黑了，山岗四周一片敌人的火光和叫骂声、伤兵的哭喊声。而游击队领导却在紧张的研究，部队要立即跳出敌人包围圈，不然，队伍粮尽弹绝，就要束手被擒。据派出的侦察兵报告，岗东南方无敌人大兵力，或许敌人认为这是临、三两县交界大道，游击队不敢往那边突围而放松了警戒。机不可失，时不我待，队伍借着夜色掩护，避开敌人岗哨，从人迹不到的柴草丛中爬去，悄悄地爬过了宁和岭。一夜艰辛的行军，几十里山路，天明前队伍撤到了路四坑附近山头，人不知鬼不觉地跳出了敌人包围圈。十六、十七日只听见里金那边枪炮声呐喊声响成一片，敌人还在向空山头进攻。还看见敌人抬着尸体、伤兵担架从宁和岭去临海。十七日夜，部队经桃山、麦更、上蔡桥、邵家、过小坑，经奚家岙上山，直抵三门县城海游附近山头住下。敌人此时还在里金放火烧山，大肆抢劫。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游击队会住在县政府旁边山上好几天。事后，国民党三门县长知道这件事，吓得不敢在家睡觉，说：“打‘三五’不好打，七打八打打到自己床头来还不晓得”。

里金战斗，40余人的游击队，以低劣的武器，粉碎了十余倍于我装备精良的敌人多次进攻，最后以敌人伤亡惨重，游击队安然突围结束。

此次战斗，共产党员章宏吉同志光荣牺牲。章宏吉同志，三门海游镇人，1940年初入党，1943年北撤四明。抗战胜利后，因身体不好派返三门，并一度担任三门党组织主要负责人。1947年

10月，台属游击队到亭旁山区，为加强骨干力量，在部队最困难时刻，他率先参加了部队，任文化教员。此次战斗中，他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生命。还有中共亭旁区委负责人，金贤俭同志，在一月十四日带物资来部队慰劳，十五日战斗打响后，他随部队到山头，考虑到地下党工作未作安排，不顾个人安危，从山上返家途中被敌人抓获。在敌监狱约半月，受尽严刑拷打，未吐半句党的机密。后敌借押送临海之机，途径千井潭被敌枪杀。金贤俭，亭旁金干人，1938年入党，一直坚持地下活动。1947年6月成立中共亭旁区委时为组织委员，年底金贤益随部队工作，区委由他负责。直至牺牲。

智袭亭旁。“铁流”小试锋芒

“三门亭旁遭空前劫难，乡保长等被绑多人，刘膺古家损失甚夥”这是一九四八年九月廿四日，国民党《工商日报》的报导。而在中共浙东临委书记顾德欢同志一九四八年九月大事记中，也记载着：“亭旁行动。”此次“亭旁行动”确属一大事件。在此从头将其记叙之。

台属游击武装，里金突围后至宁海杨家山，前童等地活动，一九四八年三月下旬准备去四明被阻，后转战浙南，在那儿整训二个余月，六月上旬从浙南返回台属。他们在敌人缝隙中，艰难地活动在宁、天、三、新边区一带，建立了几块雏形根据地。八月，中共浙东临委根据上海局：“在不妨碍坚持原有山区之游击战争下，集中力量打开台属局面”指示，为打破敌人在老根据地“清剿”计划，临委书记顾德欢同志亲率四明，会稽游击武装精华三支队跳跃南进，来台属地区活动。八月十八日，在宁海山阳平沼村与台属部队胜利会师。八月廿三日，成立四支队，改“钢铁”部为“机动”，台属游击队编为四支三大队，代号为“铁流”，意即从浙东到浙南，征途数千里。从八路军

军歌”首句“铁流二万五千里”取之。此后，台属游击队即以“铁流”为名。

四明主力南进，台州敌人惊恐万状，即调集台州专署独立营，各县自卫队来追剿。八月廿九日晚十时许，“机动”在前“铁流”部在后从临海岭下出发，敌人尖兵班适从中间插进，与“铁流”部遭遇，“铁流”部战士未待敌清醒，即将其歼灭。但经这一干扰，

“铁流”部与“机动”部失去了联系。“铁流”部战士摸进原支队部住处，发现有人，班长董阿陈元意中摸到对方绑腿（游击队无绑腿）知道遇到敌人，就缴了他的枪。（此后部队在夜间近身战斗就摸绑腿）钱进指导员在黑暗中碰到敌兵，他未带武器，急中生智，举起联络通讯旗逼住敌人，高喊“缴枪不杀”。吓得敌人乖乖地举手投降。八月三十日下午，“铁流”部又与敌相遇，相持至五时半，天下起大雨，“铁流”部即主动撤出战斗，从大道向三门亭旁挂帘退去。三十一日，台州独立营误以为我主力已撤，耀武扬威向大石挺进，不料与“机动”部在冠厝相遇，被我打了个措手不及，毙敌7人，打伤30余人，生俘独立营营长罗承宽以下42人。敌台州主力遭到歼灭性打击。这就是有名的“双庙之战”。

双庙战斗，“机动”部队缴获大量战利品，九月九日，“机动”与“铁流”重新会合。九月十一日，“铁流”部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周象银同志为大队长，金鹤鸣为付大队长，钱进为指导员，陈旭光为付指导员，并任命了一批小队长和队付。原小队长徐通（即金贤益）葛明（梅茂苗）因中共临三工委成立，他们是委员，调回三门搞武工队工作。

九月十九日，梅茂苗同志带一队伪装台州独立营的战士，来到亭

亭乡长兼亭旁区戡乱委员会主任杨仁夫门口，杨仁夫立即出外迎接，结果自然是束手受擒。临三工委另一委员金贤益同志率一队战士抓获了反动头子包子聪等人。按照当时政策，对于这些反动头子，只要他们改变顽固态度，帮助解决游击队一部分给养，仍给他们出路，包子聪这些人后来交来了一些物资和现金后，就释放了。当时给这些人质一个代号叫“牛”，这样的行动叫“牵牛”，这是游击队在当时特定环境下，筹集资金、给养的一种办法。同一日，在去中门的路上，一队台州“独立营士兵”大摇大摆地向刘膺古将军家走去。他们大概是剿匪路过，顺便“拜访”刘膺古家属的吧。刘家大院大门开启，这些“士兵”轻驾就熟奔向刘家存放武器的厅堂。收缴了刘将军从外带来保家的崭新长短枪，计手里铳（冲锋枪）2支，快机木壳6支，新式步枪4支、子弹两箱。原来这些“独立营士兵”是周家银大队长亲率一班“铁流”战士重到刘家缴枪。年初，他们在这里缴枪未成，致使发生了里金被围困的被动战斗。此次，他们穿上双庙战斗缴来的独立营军服，乔装进袭，终于一举成功。

此次亭旁行动，十分顺利，我部不化一枪一弹，缴获很多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并且沉重打击了三门基层反动势力。从此，亭旁山区成为中共临三工委和“铁流”部队的一个重要游击区、根据地。

大横渡缴枪，三沙洋战斗震敌胆

“十月廿五日，摧毁王渡下双龙乡公所”，十月三十日，三沙洋打特济贫，将徐梦皋之徐昌源，散发给老百姓。”这是“铁流”部队指导员钱进同志一九四八年的日记摘录。这篇珍贵史料，了了几句记叙了当时两场战斗场面。使我们今天对当时作战时间、地点、对象（内容）一目了然，这就是它珍贵的所在。当然，实际的战斗却远

为复杂感人。

占领亭旁不久，部队留下少数骨干组成“生产工作队”（简称“生工队”），随台工委付书记王槐秋（王老板）同志在临三边境活动。大部队九月廿四日离开亭旁山区。十月十二日，“铁流”等部在宁海摧毁上金、塔林、小订等乡公所，接着在前童召开“庆祝解放军济南战役胜利”大会。十三日，部队领导预料，在前童的一系列活动，必然会引来宁海县自卫队，部队在古岫岭设伏，敌果中计一个自卫中队遭伏击，毙敌11人，俘21名，缴枪26支。古岫岭伏击战后，“铁流”部队拉回临三边界活动。

浙东游击武装在台属活动不断取得胜利，游击区和敌后根据地日益扩大，参加“铁流”部队人员陆续不断，随着部队成员增加，武器弹药的供应远远跟不上。一九四八年十月廿四日，“铁流”部队与坚持在临三边境活动王槐秋等同志领导的武工队会合：发现停泊在大横渡附近港湾的许多船只上有很多枪支弹药。而这些武器往往被反动派利用来打游击队武装。因此，部队决定收缴这些枪支以装备自己。十月廿五日，王槐秋等同志率“铁流”部先摧毁了国民党双龙乡公所。接着部队将机枪架在大横渡港湾的小山上，战士们就到船上收缴武器。有几只船想开船逃跑，岸上机枪向港面扫射一梭子，这些想溜的船只吓得不敢动了。这次船上行动，共收缴步枪34支，快机2支、木壳4支、子弹2000余发。二十八日，又在临三边境陈良娘家缴来卡宾枪1支，在唐卿家搜出步枪5支、木壳2支。这几次行动，既缴来武器装备了队伍，又有力地打击了临三边境反动地主豪绅。

十月三十日，为了解决部队冬衣及扩大游击队在沿海地区影响。

“铁流”部队决定袭击三门沿海重要贸易集镇三沙洋。三沙洋是当

时三门沿海一带棉花渔货集散地，是盛产棉花的地方。半里长的街面，店铺琳琅满目。这些店铺大部属于两家豪富。一家是台州自卫总队队长徐梦皋，另一家是花桥大地主李云峰。徐梦皋把搜刮克扣的民脂军饷，在三沙洋开了一个徐源昌商行，由儿子徐大智经营，并伙同李云峰，征集低廉劳动力，围垦了一个海塘，雇人种植了棉花。每到秋收，他们压低价钱收购棉花，经坡坝港运往海门、上海发售，又从宁波、上海等地贩来棉布、日用百货、高价出售，从中牟取暴利。四八年十月三十日上午，正值三沙洋市日，人群熙熙攘攘。“铁流”部派出二个小组，分头捕捉徐大智和李云峰。临三办事处主任梅法烈（化名何江）同志是徐大智中学时期同学，由他带领的几个化妆战士，在徐大智店中逮住了徐大智。李云峰则因执行逮捕任务的同志不认识其人，被临场溜走（后来他慑于游击队威势，主动送了一些现金和物资）。上午九时许，部队进入集市，赶集群众不明内幕，一时大乱。王槐秋、周象银、金贤益、钱进等同志分头在大街上宣传，并把徐、李商场物资分发群众。开始群众不敢拿，部队就以低价贱卖，后来群众知道是“三五”分财产，就争着要。部队将徐、李两家物资分发群众后，时已中午，部队尚未来得及吃饭，徐梦皋已带着二、三百自卫队尾随而来，双方枪战至夜，敌人不敢冒然进逼。“铁流”部借夜色掩护撤到罗田庵，三十一日徐部跟踪而至，并包围了罗田庵。夜，梅法烈、陈旭光等同志在海面上搞来一条船，“铁流”部乘船安然突围至巡检司，恰遇三门征粮船，部队将三船粮册全部焚烧、并缴到二份沿海详图。

三沙洋行动，“铁流”部收缴，散发了徐、李两家豪绅商场货物，抓住了徐大智，解决了我浙东部队冬衣的燃眉之急，在沿海一

带群众中扩大了游击队影响。

亭旁歼匪首：“铁流”提升主力

“铁流”前卫，由千坑出发，经……至亭旁，解决赖麒麟部。”这是浙东解放军游击纵队，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六日发出的“作战命令”。“二月十七日，亭旁行动，全歼守敌、赖死。”这是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浙东游击纵队司令员马青同志给中共浙东临委领导的信中一句。十六日发布命令，十七日即解放亭旁、行动迅速，结果完美。但要了解全过程也得从……。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旬，“铁流”部又去宁天新一带活动。十一月十八日，与“机动”等部在华顶会合。十一月二十二日，浙东游击四支队，在新昌马坑墩击溃有正规军参战的敌一千三百余人的进攻，毙敌十余人，伤五十余人，俘十九人。我军威大振。马坑墩战斗后，我“铁流”部随支队活动在嵊新奉宁天临一三带广阔地域，拔除敌乡镇据点。十二月底，“铁流”返回临三一带活动。在此期间，三门花桥大地主毛必文，以为游击队鞭长莫及，多次抗缴“爱国特捐”，并仗着高墙深院，防守严密，扬言欲与“铁流”部决一高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二日，“铁流”、“火花”等部一举攻克毛必文家院。毛落荒而逃。

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五日，浙东临委第二次会议在新昌回山召开。会议决定攻打天台县城，解放三门。二月十日，我浙东主力、攻占天台县城，缴获甚丰。二月十六日，浙东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领导发布命令，解放三门、亭旁。而解放亭旁的任务，落在“铁流”部队身上。

亭旁地区人民富有革命传统，我党在二战时期，就在亭旁发动

过震惊全省的农民暴动，抗战时期，三门党组织也在此发起，解放战争，“铁流”部队诞生，即受到亭旁人民的养育和保护，此后，亭旁地区成为台属游击队的后方和根据地。国民党反动派为牵制我游击队活动，一九四八年十月，台州专署专员万宅仁带兵“清剿”亭旁山区后，留下了赖麒麟自卫中队驻守亭旁。

赖麒麟，惯匪出身。他以“有奶便是娘”，“有枪便是草头王”为信条，在抗战时期投靠汪伪。抗战胜利后，又被国民党收编，委以自卫中队长。他仗着手下有六、七十人枪，精良的武器，在三门为所欲为，从南田到亭旁都留有他罪恶的足迹。一九四八年底，中共台工委、临三工委曾派梅法烈、俞圣祺等同志找其谈判，要他认清形势，弃暗投明，都未成功。攻打天台前夕，浙东临委又派周象银、俞圣祺等同志通过悬渚士绅关系，分别同三门保警中队长李清富、警察局代局长郑仁跃、赖麒麟和他手下一个分队长俞良广分别进行了谈判。其它三人都接受了在我部队攻打三门时，就缴枪投诚条件。但赖麒麟对蒋介石抱有幻想，认为大军一年半载过不了长江，游击队没有力量攻占县城，拒不接受我方提出投诚条件。

二月十六日深夜，“铁流”部队百余人，在大队长周象银等带领下，在马湖与纵队其它部队分开，过谷仓岭、石头岙、经下路朱、沙坝，十七日清晨到达亭旁，将亭旁围个水泄不通。赖麒麟在十六日夜被分队长俞良广拉去搓了一夜麻将，十七日凌晨四时才去睡觉。“铁流”部包围亭旁后，派金阿祥、应贤等同志摸了第一道敌人岗哨后，第二道岗哨已发现他们，立即边跑边喊“三五来了”、“三五来了”。赖麒麟刚睡下，听到喊声，立即披衣操起冲锋枪向我扫射。金阿祥等同志立即举枪还击，几支快机驳壳同时向赖匪开火，当场将其击